

花間坊

只是朱颜改

右耳 著
ZHUYAN
GAI

{上}

一曲五弦之音锁定了他与她的纠缠，面对九五之尊，灰姑娘不是她的宿命。
一场琴箫和鸣注定了他和她的因缘，执手看苍生哪怕天涯流。
历史不为谁改变，当她又被敌国俘虏，阴差阳错中，他们是否会天长地久？

朝華出版社

只是朱颜改

右耳
ZHUYAN
GAI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是朱颜改/右耳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054 - 2067 - 0

I. 只… II. 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9433 号

只是朱颜改

作 者 右 耳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盛 秦 成 美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木易·金设计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67 - 0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册

1

- 第一章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1
- 第二章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5
- 第三章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10
- 第四章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14
- 第五章 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 17
- 第六章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21
- 第七章 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25
- 第八章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29
- 第九章 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 34
- 第十章 昨夜风兼雨，帘帟飒飒秋声 38
- 第十一章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 42
- 第十二章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46
- 第十三章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50
- 第十四章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56
- 第十五章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 60
- 第十六章 红烛背，绣帏垂，梦长君不知 65
- 第十七章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70
- 第十八章 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 75
- 第十九章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80
- 第二十章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 85
- 第二十一章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90
- 第二十二章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95



- 第二十三章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 100
- 第二十四章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106
- 第二十五章 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 111
- 第二十六章 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 115
- 第二十七章 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熏笼 120
- 第二十八章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125
- 第二十九章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 130
- 第三十章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135
- 第三十一章 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140
- 第三十二章 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边倚 145
- 第三十三章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 150
- 第三十四章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154
- 第三十五章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158
- 第三十六章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163
- 第三十七章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168
- 第三十八章 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173
- 第三十九章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178
- 第四十章 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183
- 第四十一章 雨云深绣户,来便谐衷素 188
- 第四十二章 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溯流 193
- 第四十三章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198
- 第四十四章 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203
- 第四十五章 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207
- 第四十六章 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211
- 第四十七章 紫鞠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 215
- 第四十八章 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220
- 第四十九章 琼窗春断双蛾皱,回首边头 224
- 第五十章 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229
- 第五十一章 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234
- 第五十二章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 238
- 第五十三章 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242

- 第五十四章 东风恼我，才发一襟香 246
- 第五十五章 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250
- 第五十六章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253
- 第五十七章 香雾薄，透重幕，惆怅谢家池阁 257
- 第五十八章 昼雨新愁，百尺虾须在玉钩 261
- 第五十九章 云鬓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 265
- 第六十章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 269
- 第六十一章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 273
- 第六十二章 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277
- 第六十三章 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 281
- 第六十四章 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284
- 第六十五章 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288
- 第六十六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 292

下 册

- 第六十七章 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 297
- 第六十八章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 301
- 第六十九章 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 305
- 第七十章 雍雍新雁咽寒声，愁恨年年长相似 309
- 第七十一章 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312
- 第七十二章 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 316
- 第七十三章 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 320
- 第七十四章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323
- 第七十五章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 326
- 第七十六章 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 330
- 第七十七章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 333
- 第七十八章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 336
- 第七十九章 隔花才歇帘纤雨，一声弹指浑无语 339
- 第八十章 云沙泱泱天光闭，河塞阴沉海色凝 343



- 第八十一章 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 347
- 第八十二章 晶帘一片伤心白,云鬓香雾成遥隔 350
- 第八十三章 倦眼乍低绡帙乱,重看一半模糊 353
- 第八十四章 原是瞿唐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 356
- 第八十五章 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 359
- 第八十六章 愁痕满地无人省,露湿琅玕影 363
- 第八十七章 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 366
- 第八十八章 小屏山色远,妆薄铅华浅 369
- 第八十九章 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 373
- 第九十章 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 377
- 第九十一章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 380
- 第九十二章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 383
- 第九十三章 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387
- 第九十四章 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 391
- 第九十五章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 395
- 第九十六章 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 399
- 第九十七章 冷香萦遍红桥梦,梦觉城笳 402
- 第九十八章 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405
- 第九十九章 谁省,谁省,从此簾纹灯影 409
- 第一百章 料应情尽,还道有情无 412
- 第一百零一章 消息谁传到拒霜,两行斜雁碧天长 415
- 第一百零二章 彤霞久绝飞琼字,人在谁边 419
- 第一百零三章 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 423
- 第一百零四章 最愁人,灯欲落,雁还飞 427
- 第一百零五章 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 430
- 第一百零六章 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434
- 第一百零七章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438
- 第一百零八章 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442
- 第一百零九章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446
- 第一百一十章 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 449
- 第一百一十一章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 452

- 第一百一十二章 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 455
- 第一百一十三章 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 458
- 第一百一十四章 银汉难通，稳耐风波愿始从 462
- 第一百一十五章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466
- 第一百一十六章 唯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 469
- 第一百一十七章 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 472
- 第一百一十八章 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475
- 第一百一十九章 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 479
- 第一百二十章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 483
- 第一百二十一章 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 487
- 第一百二十二章 一半残阳下小楼，珠帘斜控软金钩 490
- 第一百二十三章 伴我萧萧惟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 494
- 第一百二十四章 记不分明疑是梦，梦来还隔一重帘 498
- 第一百二十五章 谯鼓已三更，梦须成 502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已惯天涯莫浪愁，寒云衰草渐成秋 505
- 第一百二十七章 月度银墙，不辨花丛哪辨香 509
- 第一百二十八章 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 513
- 第一百二十九章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 517
- 第一百三十章 梦里砧声浑未歇，那更乱蛩悲咽 520
- 第一百三十一章 魂梦不离金屈戌，画图亲展玉鸦叉 524
- 第一百三十二章 此生著岁两屐，谁识卧游心 527
- 第一百三十三章 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 531
-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 535
- 第一百三十五章 万里阴山万里沙，谁将绿鬓斗霜华 539
- 第一百三十六章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 542
- 第一百三十七章 裘敝入门空太息，信古来、才命真相负 545
- 第一百三十八章 茫茫百感，凭高唯有清啸 549
- 第一百三十九章 一味相思，准拟相看似旧时 552
- 第一百四十章 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 555
- 第一百四十一章 牧马长嘶，征笳乱动，并入愁怀抱 559
- 第一百四十二章 休嗟髀里今生肉，努力春来自种花 562

- 第一百四十三章 料短发,朝来定有霜 565
- 第一百四十四章 晓寒瘦著西南月,丁丁漏箭余香咽 568
- 第一百四十五章 小构园林寂不哗,疏篱曲径仿山家 572
- 第一百四十六章 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 576
- 第一百四十七章 漫惹炉烟双袖紫,空将酒晕一衫青 579
- 第一百四十八章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583
- 第一百四十九章 尘生燕子空楼,抛残弦索床头 586
- 第一百五十章 天水接溟涬,一角西南白 590
- 第一百五十一章 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 594





第一章◎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阑红芍药，已抽簪。雨馀风软碎鸣禽，迟迟日，犹带一分阴。往事莫沉吟，身闲时序好，且登临。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唯有少年心。

——《小重山》

深夜里，只余冷冷清清一盏孤灯，不再复白天里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昏暗的油灯映出一抹纤细的身影。风儿拂过，小小的火苗不禁颤动，连带着那影儿也显得瑟缩起来。

“无寻处，唯有少年心……”

“少年心！”何谓少年心？旧游皆可重新寻回，只是当年那颗目空一切的好胜之心却是再也找不回了。光景一过，物是人非，说得真好。这样的夜晚，这样的诗句，不由得让她的心儿微微悸动。“往事莫沉吟”，更别提她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往事了。她所经历过的短暂人生乏善可陈，从无任何的惊涛骇浪，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怕是只有戏文里，才会有那些精彩刺激的故事。如果硬要说会有什么波澜发生在她身上的话，那或许三个月后会有点儿小小的曲折吧。可那又能算什么呢！这座“暗香楼”里的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么经历的么？又何必在心中挣扎呢？

合上手中的诗集，苍白的玉手在灯光下几乎变得透明，隐隐地显出几缕淡青色的脉络。虽说身份低微，却有佣仆伺候，才会成就这双只会拨弄琴弦的手。想起楼里那几个专司洗衣的老妈子的手，粗硬如树皮，手背上更是盘根错节，

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人生么，有一失，则必有一得，安心度日便好。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淡然的浅笑，笑自己十八岁的妙龄，却已经有了一颗八十岁般苍老的心。

“吱呀”，房门被推开了，“颜儿，还不睡吗？都这么晚了。”

“这就睡了，兰姨。”来看她的是暗香楼的当家人兰姨，她缓缓起身让座，“兰姨也没有睡着吗？”

“嗯，可能是上了年纪，起夜的次数越发多了起来。你看看你，怎么脸色越发的不好了。”

“没事的……”她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脸庞，好像是瘦了些……

“我看你的精神不太好，要不明天杜大人的宴会，我想办法让云裳替你去……”

“不用的，兰姨。”她轻摇螭首，道，“我已经推掉过一次了，若是再不去就不太好了。”

“你……唉！”兰姨欲言又止，“那你快些休息吧。”

将兰姨送至门外，目送她离去，朱颜没有进屋，只在廊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长夜如水般静静地流淌，不知从几时起，她似乎爱上了黑夜，每晚都要在这儿一个人待上一两个时辰，放任自己的思绪，直到那浩渺夜空的尽头。

她是这南洋城里鼎鼎大名的“诗妓”，每天都有无数的达官显贵捧着各色珍宝以博佳人一笑。锦衣玉石，风光无限。可是这又如何，在她看来，这名号中的“诗”字恐怕被那个“妓”字玷污了。她一向想得明白，诗词作得再好，自己也不过是个供人玩乐的妓女罢了。她也从未觉得自己不幸，正是自己不是寻常良家女子，她才获得了读书认字的机会，从小在这暗香楼里接受琴棋书画的严格训练。只是，懂的越多，越觉得人生荒谬而又无趣。所有的男人都争着讨她欢心，心中却想必是轻贱她的；暗香楼的人都尊她一声“小姐”，那是因为她的绝色和才华能为楼里带来财富；兰姨或许是对她有着一两分的真实感情，毕竟是从小带大的。但她也经常看到兰姨命人毒打楼里不听话的姑娘时的凶狠模样。人啊，都是如此！

所幸她明白得早，从她六岁时被卖到暗香楼的第一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她顺从听话，宠辱不惊。因而得到了兰姨最好的栽培，更少受了无数的皮肉之苦。即便是得知三个月后，她将被高价卖出所有权，她也没有任何或悲或喜的表现。正如兰姨所说，以她的容貌人才，一定有人愿意将她纳入私房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妓女最好的归宿么？总好过“洞房夜夜换新郎”吧？

在青楼女子中，她应该算是走运的了！朱颜自嘲地想。

暗香楼是南阳城里首屈一指的青楼，也是整个南方最有名的销金窟，等闲



之人根本连门儿也摸不着。即使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想要见暗香楼的四朵名花也是要提前预约排队的，更不用说三年前在赛诗会上一举成名的“诗妓”朱颜了！既是才女，又是花魁。自从在那场赛诗会上以一篇汉赋体的文章艺惊全城之后，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她的文采，也不是她的容貌，而是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清冷的味道，足以让人为之颠倒。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她总是淡漠处之，冷静自若而永远地与人保持距离。正是这种奇特，渐渐地竟为她赢得莫名的尊敬，让人不愿去贸然侵犯她的尊严。南阳城的男人都知道，若在“诗妓”朱颜面前大流哈喇子表现得像个急色鬼的话，那绝对是有失身份大跌面子的，只会让朋友同僚们看不起。

朱颜一身素衣白裙，乘坐马车前往南阳督政杜长青的大宅。她并不是刻意要营造出自己的清冷气息，一开始也只是觉得和别人熟络不起来，后来发现能拥有这样超然的地位反而为她减少了许多可能有的麻烦。兰姨也是由于深谙男人们“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是好的”的奇特心理，所以也就任朱颜由着性子来了。名妓嘛，当然是要经常端端架子的。

朱颜玉容沉静，心绪却随着马车的前进而略有起伏。想到前些日子听到别人对她的评价：“完全没有风尘味，不像青楼女子”，真真是好笑之极！这些男人们人人都是三妻四妾的，却放着家里那一票真正的良家妇女不理睬，争先恐后地来讨好她这个出身下贱的青楼女子，只为她“完全不像青楼女子”！这不是太荒谬了么？即使是今天设宴请她的杜长青，身为受一方尊敬的南阳城父母官，竟也会不惜砸下重金延请名妓到府上赴宴，并以得到朱颜的应允为荣而大肆宣扬，真让人怀疑他那一肚子的圣贤书都读到了什么地方去。这些钱若是用在赈济灾民上，不知能救回多少人的性命。虽说如今是太平盛世，可那自上而下崇尚淫词艳曲的糜烂风气，真是叫人无奈了。

轻轻地甩了甩头，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她这样身份的人应该考虑的。别人说的也是没错，她还真的“不像青楼女子”呢！

此时的杜府已是热闹无比、人声鼎沸。杜长青身处人群，正一脸春风地招呼着往来宾客。先前他花了五千两雪花银也没见着朱颜一面，后经人指点，寻得一副前朝的书法大轴亲自捧到暗香楼，方得佳人点头应允赴约，自然是喜翻了心，因而邀请了整个南阳城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作陪。而受邀的嘉宾听说会有“诗妓”朱颜到场，皆一口答应并都早早地到达杜府，恭候朱颜芳驾之余便大赞杜长青有面子。须知朱颜姑娘从艺三年来外出表演一共也不超过五回。杜长青亦是觉得面上极有光彩，与人寒暄招呼起来连嗓门也不经意间提高了那么几分。

正与几位同僚聊得高兴，有下人匆匆来报，说是来了两位并没有下过帖子的陌生客人，又说是相貌不俗、气派很大的样子。杜长青皱了皱眉，只得向众人告了罪，随佣人来到府外，就见门口的石狮子旁站着两名男子，一见之下倒让杜长青吓了一跳：这两人一位身材颇长，气宇不凡，却是瞧着眼生；另一位长得威风凛凛的男子则决不陌生，他就是当朝的骁骑大将军殷佑然！殷佑然刚刚年过二十就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但肃清了曾困扰了大陈几代帝王的边寇，更是将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他的辅佐下，同样年轻的隆运皇帝把大陈治理得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周边小国更是年年来贡，岁岁来朝。这样的大人物，是杜长青这种级别的文官踮着脚也高攀不上的，之所以能认出他来，也是因为去年在向尚书大人述职的时候见过一次。

杜长青满脑疑问却也来不及细想，连忙躬身行礼道：“属下见过殷大人，殷大人吉祥！是什么风……”话没说完就已被殷佑然以手势制止，只听他压低了声音道：“杜大人不必客气，在下也是皇命在身，陪这位龙爷来你府上凑个热闹，不想宣扬。”殷佑然说完向左侧横跨一步，露出他身后那名气度雍容的男子。杜长青不明所以，却也赶紧向他行礼，这龙姓男子也就点了点头，并不言语。杜长青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求救般的看向殷佑然，殷佑然竟也不作解释，只道：“你领路，我们进去吧。”杜长青一头雾水也不敢多问，只好领着二人进府。他原本是个聪明人，边走边想，能让殷佑然作陪的，普天之下没有几个人，一定是皇亲国戚那个级别的，瞧他岁数比殷佑然又大不了几岁，该不会是……该不会是当今的隆运皇帝吧？

杜长青想到这里，已是冷汗涔涔，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谁都知道殷佑然和当今皇帝既是君臣，又是表亲，更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杜长青只觉得腿肚子发软，暗想如果真是圣上驾临，见到自己公然召妓，还大摆宴席，那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多半是保不住了。然而皇上既是微服，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认的，此时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只见大厅在望，遂拼命地稳住心神，一边引路，一边吩咐佣仆立刻去主席腾出两个位子，又一叠声地安排人把最好的茶奉上来。

说话间三人已来到大厅内。殷佑然声名显赫，众人经杜长青介绍都纷纷过来见礼。另一名男子只说自己名叫龙四便没了下文。在场来宾都是在场面上打滚的人，但见杜长青神态恭敬，殷佑然并不解释且面色自然，就知道此人来头不小，也都不敢多问，只口称四爷，又请两人坐到上席。其余人因有两位要转到别的桌去，便又你推我让的折腾了一番方才落座。这边又有侍女送上了新沏的香茗，众人纷纷赞叹杜长青出手不凡，舍得拿出这私房好茶。正乱着呢，就听门房奏报：“朱姑娘到……”





第二章◎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杜长青又是一惊，顾不上擦汗忙走到大厅入口等候，在座的宾客除了殷佑然和龙四，都纷纷站起身来，急切地盯着大门。

只见一名身着白衣的妙龄女子娉娉婷婷地走了进来，她有着一对非常奇特的眸子，眼瞳非常大，却总是让人觉得迷迷蒙蒙的，仔细一看又好像一汪深潭般不可捉摸。除此之外，她的五官无一不像是在展现造物者的才能：婉约纤长的黛眉，秀美挺直的瑶鼻，还有一张粉红娇嫩的朱唇，配合着那双幽深凄迷的眉目，真叫是我见犹怜。而她那单薄的削肩似乎能激起所有男人的豪气，只想将她搂入怀中百般怜爱，不能叫她受了半点苦去。她的肤色带有一种不健康的苍白，加上一袭白裙使得她整个人透出一股清冷之气。所有的气质糅合起来让她显得既惹人爱怜又仿佛随时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呆了眼，原本喧哗无比的大厅竟突然安静了下来。

朱颜早已见惯这样的场面，见杜长青极有风度地帮她拉开椅子，便欣然道谢入座。在场的男士这才回过神来，也随即坐下。

美人妙目流转，微微欠身道：“朱颜见过杜大人，见过各位大人。”

杜长青闻言忙道：“朱小姐芳驾光临，在下蓬荜生辉。”他见朱颜看向坐在她身边的殷佑然和龙四，又忙介绍道，“这位是咱们大陈最英勇无敌的殷佑然殷大将军，这位龙公子，乃是殷将军的好友。”

朱颜颌首向二人致意。只见这两人一个英挺威武，额头宽广，一望便是重信守诺的忠勇之辈；而那龙四虽说是贵气逼人，然而一双鹰眼中似有风云际会，让人捉摸不透。此刻他那双厉眼竟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朱颜，眼神凌厉得让她



颇不舒服，遂别转头去淡淡地道：“二位公子声名显赫，小女子仰慕已久了。”

话是赞扬没错，可任谁都能听出朱颜声音中的敷衍，更何况在场无人认识那龙四，她又怎知他是“声名显赫”？杜长青早就听闻朱颜一向作风如此，然而此刻却让他大感尴尬，一时语塞，却听耳边龙四道：“朱小姐风姿奇特，果然与众不同。”朱颜心中玩味“与众不同”四字，不由看了他一眼，并不言语。

这时有人起身打圆场，“来来来各位，杜大人今天有着天大的面子，能请动朱小姐大驾，又有殷将军龙公子这样的人物在座，我等庸人是大大沾光，让我们敬杜大人一杯！”这人说话面面俱到又恰到好处，众人闻言无不叫好，轰然对饮。

此时宴已正式开席，侍女们流水般端上各色精心准备的菜肴，诸人皆推杯换盏热闹起来。在场的宾客无不是南阳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却都对朱颜这个席上唯一的女子百般迁就讨好。唯独大将军殷佑然和那龙四占着离美女最近的位子却只是埋头吃菜，半句话也不多说，让人好生奇怪，却又忌惮殷佑然，也不敢贸然上前胡乱敬酒。杜长青一直在心中琢磨殷佑然此来的动机和那龙四的真实身份，颇有点儿心神不定，然而又顾着尽地主之谊招呼客人用酒用菜，一心二用之下竟有几次连酒令也说错。好在其他人都是一颗心吊在朱颜身上，也就任他糊弄过去了。

酒过三巡，有人起立向朱颜举杯道：“久闻朱小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鄙人不才，想请教朱小姐一个问题，还请朱小姐赏脸为在下解疑作答。”

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这南阳城有名的才子柳俊儒，写得一手好文章，加上家境殷实、文采风流，在南阳的上层社会中颇受欢迎。谁都知道他对朱颜是志在必得——城中有钱的男人都不年轻了，年轻的男人却都很穷，像他这样又有才又多金的年轻公子绝对是稀罕的。而在这个时候柳俊儒更是下足了工夫要卖弄学问，以求一举夺得佳人芳心。

朱颜略一点头，道：“不敢当，还请柳公子赐教。”

柳俊儒先是一躬到底，道：“须知任何人写诗作文，在一定的时期里，即使是在不同心境下所作的不同作品，总是跳不出一个调子，都会有些蛛丝马迹让人一眼看出是谁谁谁的风格来。而前段时间在下拜读朱小姐的新作《离别赋》，只觉得凄凉缠绵，让人几欲落泪；后来又见到朱小姐在七天后为‘汇通钱庄’开业所题的《汇通集训》，竟是无比的亮丽堂皇。两种情绪游走间，居然没有一丝牵连拖沓，叫在下好生佩服。想请教朱小姐如何能在两种情绪间游刃有余的？”

他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巧妙，既显示自己在诗文学问上功底深厚，又暗示大家他对朱颜所有的文章诗作都悉心留意，因而才能就这两篇文章中情绪的分别提出问题。在座诸人大都是附庸风雅之辈，不便在朱颜面前争风吃醋，然而

心中无不在暗骂诸如“这小子好生狡猾”、“又让他出了风头”之类。

朱颜明眸流转间，对各人心思已是了然于胸，道：“朱颜先谢过柳公子，不过是两篇戏作，竟得柳公子这般垂青，倒是叫小女子汗颜无地了。”

柳俊儒面上得意之色一掠而过，道：“小姐的文采，在座的人人清楚，还望小姐不要太过自谦了。”

朱颜顿了一顿，又道：“其实不管是《离别赋》还是《汇通集训》，无非都是应景之作罢了，女儿家的欢喜悲愁始终只是闺阁里的玩笑，见不得人的，怎比得上柳公子的大才。更何况诗词歌赋，大都是伤春悲秋，‘为赋新词强说愁’，在座的各位无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堂的肱股，胸怀天下社稷百姓，又岂是奴家一介青楼女子的狭隘胸襟所能相提并论的。”

她说话声音婉转动听，让人陶醉其中，可惜这一番话并没有回答柳俊儒的问题，不过总算表示她已领了柳俊儒的情，又顺带吹捧了在座所有的宾客，使得人人面露喜色，谈笑畅饮。

朱颜抿嘴一笑，道：“讨论诗词歌赋太多也难免无趣得很，朱颜有个主意，不知各位大人公子可有兴趣？”

众人唯恐讨好她犹不及，纷纷表态道：“小姐的主意定是好的，还请小姐快快说来，莫要吊在下的胃口哩！”

朱颜妙目流转，道：“就由小女子出题，各位大人轮流作答，说得好，朱颜敬他一杯；若说得不好，就罚酒一杯。”

这个奖惩措施实在是不痛不痒，但是众人都拊掌叫好。席间又有人言道：“这个主意新鲜有趣，不过还请小姐略加些彩头，好让我等更用心作答哩。”所有人皆点头称是，又都期待地看向朱颜，就连一直闷不做声的殷佑然和龙四也不禁朝她看来。朱颜还未来得及作答，席上已有人抢先道：“让老夫来猜猜看。”众人看去，原来说话的是南阳最大的酒楼“升平楼”的楼主伍君获。

伍君获倚老卖老地“嘿嘿”笑道：“三个月之后便是朱小姐的大喜，朱小姐莫不是想先考考大家用作参考吧？”此言一出举座哗然，谁都知道暗香楼已昭告天下，三个月后的八月十六，要为“诗妓”朱颜公开择婿，南阳城中有财或有才的男人们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亦包括在场的许多男士，若能将这绝代佳人收作私房，那可真是艳福无边了。

有人忍不住打趣道：“伍楼主家中早已娇妻美妾样样齐全，难道还是不服老要跟我们晚辈争上一争么？”

伍君获两眼盯着朱颜笑道：“这还要看朱小姐的意思哩。”众人不由都大笑起哄。

朱颜听了这充满调戏成分的轻薄话，不置可否，面无表情地坐着低头不语。这时杜长青出面打圆场道：“各位少安毋躁，还是请小姐先出题吧。”

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朱颜微一点头道：“敢问各位大人，人生的遗憾是什么？”

众人闻言都一呆，没承想她会出这样大的一个题目，都知道要想在这题目上说出新意来方能打动佳人，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杜长青之流的官员心中更是打鼓，须知要在同僚面前说出心事可是绝对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想胡诌那就更不容易了。

柳俊儒素来以捷才闻名，长身而起道：“依在下看来，人生短暂，需要努力耕耘，取得成就，方不负我等到这人世走上一遭。不管是仕途经济，还是诗歌文学，总要有一样是能有所专长，立足世间的。否则便是浪费人生，天大的遗憾了！”

朱颜听罢道：“柳公子奋发有为，小女子好生敬仰，公子请坐。”众人见她并没有表态是应该敬酒还是罚酒，一时心下忐忑，可又不知评判的标准在哪儿，如何回答才能正中佳人芳心，都不由为难起来。

这时伍君获粗声粗气道：“老夫一贯是个粗人，只觉得人生在世，要有足够的银子，有漂亮的娘子——最好不止一个，还要有孝顺的儿子，那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众人哄堂大笑。只听在末座相陪的一名通判打趣道：“那伍楼主的人生估计是没有什么遗憾了，怕是早已尽得人生真谛！”

伍君获笑道：“只还差朱小姐这么一点哩。”在场的男人们无不大笑，又觉得他说话唐突，却不知朱颜如何评价。就见朱颜不动声色道：“伍楼主原是真情真性的人，朱颜明白您的意思了，伍楼主也请坐。”

杜长青此时也起身向所有人拱了拱手道：“长青为一城之父母官，无一日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辜负皇恩。在下的遗憾，即是这世间仍有不平之事、贫苦之人，若能尽长青之绵力，能为百姓多做一点，人生也许能少点遗憾。”

他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却让人觉得过于严肃无趣了。也只有殷佑然和龙四心中雪亮。朱颜侧首想了一想道：“杜大人一向爱民如子，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今日之言更是发人深省，若天下官员都能像杜大人一样，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呢！杜大人您请坐。”

接下来又有两人作答，一是说人生的遗憾是双亲早逝，来不及侍奉；一是说幼年时曾错失一位良师，因而抱憾至今。无论何种答案，朱颜总是肯定其合理之处，却也不提是好是坏。一圈下来，只余殷佑然和龙四没有作答了。

殷佑然起身向朱颜抱拳道：“对于在下而言，人生的遗憾就是我大陈国北面被铁鹰人占去的银月湖方圆八百里土地。不过在下发誓，有生之年定要将这遗憾补足。”

朱颜欣然道：“殷将军忠勇无敌，国家有您这样的将军，才能让我们坐在这

